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玉佛緣

## 第三回 求仙求佛無計挽回 即色即空偏多牽惹

卻說鬍子偃正合陸省夫談得高興，恰好小廝來報導：「大人升了臬台，老爺可上去道喜。」子偃道：「胡說！這是電信，不能作準。要等見了上諭，才算呢！」小廝掃興而去。陸省夫看表上，時已不早，告辭歸寢。次早，果有許多候補官員前來稟賀，都是為著昨晚電報來的。子偃只得隨眾，也送了個晚生帖子去道賀。且說子玉接了臬台印，便把魯半仙養在衙門裡，甚是信他，還想法，替他捐個小功名到省。爭奈這半仙福薄災生，他又冒充懂得看甚陽宅，說這臬台衙門上房的對面，一堵牆不好，擋住了南方旺氣。子玉立時叫匠人把牆拆掉。哪知不拆便罷，一拆之後，不上三天，太太病了。始而發熱頭痛，還不要緊，請了三位醫生診治，各說各的話，子玉也不知聽了那位是好，左思右想，沒得法子就把三張藥方，疊成方勝，在天妃娘娘的龕前，拈香禱告，隨便揭起一張，卻是用的麻黃石膏之類。子玉不問好歹，叫人熬給太太吃了下去，誰知發熱更是利害，甚至說些胡話。一會兒變了北京口音，要子玉預備若干供品，若干銀錠紙錢，子玉那敢違拗，立時叫人照辦了，方略略安靜些。一會兒又大聲怪叫，說什麼哪吒太子，帶了十萬天兵，殺下來了。原來這位太太小時，看的小說最多，什麼《西遊記》、《封神演義》等書，都印在腦筋裡，到得病糊塗時候，自然口裡要說出來，本沒甚麼奇怪的，只把子玉急得要死。知道醫生是沒中用的，但除卻他又沒第二個法子。事有湊巧，子玉有位同鄉屬員，在湖北候補多年，是個通判班次，姓段名匡，表字高生。這人最會鑽營，攔不住合子玉又有些瓜葛，便不時進來走動。今聞太太病重，特地進來探望。子玉正因太太病重，要訪求良醫。知他久在湖北，熟悉本地情形，不免請到簽押房相見。高生如逢異數，見面後，請過安，問了太太病情，子玉一一說知，便問本地有好醫生沒有？高生道：「本地醫生，只能醫本地人的病。我們浙江人的身體柔弱，攔不住他用那些猛烈藥品。」子玉道：「你這話雖是，但如今是沒有法子，只好短中抽長，請來試試。」高生道：「大人不知道，如今曾公祠裡，住了幾位讀書人，善能扶乩，替人家開方治病，百不失一，很有效驗。遠近都去求教他們，他們又不受謝，只收香燭費一百個錢。大人要信他時，只消卑職去代請便了。」子玉道：「果然有有麼？」高生道：「卑職不敢說，只外面人都說他有效驗，送的匾額也不少。」子玉正在情急的時候，只得托他去請。不到半天，那扶乩的先生們已到。帶了乩壇乩筆，一共五個人，不過是什麼秀才童生等類。子玉為著太太的病，只得分外謙恭，請在內花廳相見。五人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就派人收拾屋子罷。」子玉道：「就這裡間，倒還潔淨。諸位看使得使不得？」五人齊入裡間看道：「甚好，也不用收拾。只預備香燭果品，黃錢銀硃筆硯便了。」子玉一一照他吩咐，五人一齊動手，還有段通判幫忙。一會兒壇場擺設整齊，內中有位道號參寥子的，執筆書符，在燭上點著焚化了。就有兩人立近乩傍，手扶著乩筆，一會兒，那乩筆微微轉動，盡在沙盤裡畫圈，忽然大動起來，龍蛇飛舞的，寫了七個大字道：「吾龜山道人是也」。參寥子便命子玉磕頭，子玉只得朝上一跪三叩，起來站在一旁，又見乩上大書道：

錢子玉是玉皇案前的司香吏，李夫人是王母侍女。因一笑之緣，墜落塵凡，結為夫婦。俗緣盡後，便各歸位，不須久戀紅塵，吾神去也。

子玉大為失望，高生更是著急，面色都變了。那參寥子卻動也不動，又在那裡書符焚化。此時乩壇肅靜，一會兒乩又亂動起來，寫道：

朝游碧海暮東吳，袖裡青蛇膽氣粗。三醉岳陽人不識，郎吟飛過洞庭湖。下書「岩道人錄舊方」。子玉知是呂仙，不待參寥子吩咐，趕緊磕頭默禱求方。乩卻停了一會兒，又寫四個字道：「參寥子進。」那書符的人，上來磕過頭，站在一旁，乩又書悟真子進；又一人也來磕頭，也站一旁，乩又書道：「錢子玉為官不正，結交權貴，妄想高遷，吾本不願到壇，因徇龜山道人之請，勉來賜方。如其不癒，乃天命使然，勿再相瀆。」參寥子又叫子玉跪下，子玉只得長跪在地，待藥方開過後才起來。旁邊有人錄下。那藥只三味，是大白芍三錢，甘草五分，青果三枚，子玉見了甚是躊躇。高生道：「仙方都是如此，不在乎藥品，得些仙氣，就可以治病了。」扶乩的人收拾乩壇，匆匆辭去。子玉送他二十金，不受而別。子玉把仙方叫人打藥給太太吃下，似乎神氣清爽些。那知到晚間，又是火炭一般的發熱，依然喃喃譫語。子玉的表弟替子玉去問課，遇著個拆字的，拈起一個「苑」字，被他拆開上面的草頭，加上幾筆，成了葬字。又把底下個字，加上一畫，成了個死字，便說道：「這病藥吃錯了，葬送了他，恐怕死在早晚。」子玉的表弟恨極，丟下幾文錢，便走。那拆字先生還要合他爭時，背後有人拉他衣服道：「你不識竅，他是臬台衙門出來的。」嚇得拆字先生連忙收起攤子走了。子玉的表弟又去起課，卻得了個「吉」課，回衙告知子玉，略略安心。這子玉又有個寡孀母，在內代主家政，卻是一口長齋，專信佛事的。看看這姪媳婦的病，明知難好，便私自作主，替他拿出些錢，叫人在城隍廟裡拜了一堂延生懺。又許願心，待病好了，捐助燈油。又聽了女巫的話，燒了無數紙錢。各廟燒香，各處齋僧，都是無用。挨到次日午時，這位太太痰擁上來，雙睛一眨，伸腳去了。子玉大哭一場，百忙中，只有那寡孀，替他燒路引等事。子玉既喪了妻室，聽得家裡人說，都是拆了那堵圍牆不好，要不然，前任住在裡面，好好的多年的房子，好動得麼？子玉果惑其言，把魯半仙辭去。自此傷花感月，不能自遣。

隔了半年，就合一個美丫環串上，收了房做了姨太太。幸喜他官運亨通，接連署藩司，升撫台，後來調任江蘇巡撫。陸見後，告假修墓，順便葬妻。又在江山船上納了兩個妾，只因內裡沒人主政，又在家鄉說定一頭親事，隨即過門。丈人嚴姓，是個老貢生，本合他老太爺認識的，早已去世。內兄名乾，表字子楨，把妹妹送出閣，左右沒事，也跟了子玉赴任，當舅大人。子玉到得江蘇，那時各處正鬧著開學堂，子玉是趨時的，也談談新學，催各屬開辦學堂，自己把省城裡的大學堂，整理得十分濟楚。又送了許多學生遊學外洋，官聲倒也甚好。只是子玉一生合佛事有緣，他這位夫人，又很信燒香禮佛及一切誦經拜懺的事。所恨在衙門裡，不便時常出去。蘇州幾個大寺院，都曉得撫台的太太信佛，便有理無理的，想出許多法子來，沾取幾文。又仗著勢頭，在外面欺壓人。這風聲傳到杭州城裡，就有些遊方僧道，起了念頭，想鑽營這位撫台太太的路子，弄幾個錢，只恨沒有名目。還是靈隱寺裡的大和尚有主意。原來這大和尚法名了凡，俗家姓餘，是淮安府人氏。他名阿五，從小也讀過幾本書。十五歲上染成一病，只是懶懶懶。茶飯無心，面黃肌瘦，百醫不效。他母親周氏，許下願心，帶他到天竺進香，進了寺，就遇著一位有道行的老和尚，把她兒子摩了摩頭頂道：「哎喲，這位小官，只怕不得長命，不是出家人說不利市的話，至多活到十九歲，便逃不過難關了。」他母親既然深信和尚，又且自己的兒子多病，本是擔心的。聽到這話，那能不著急，就求那老和尚救他，甚至下跪。那老和尚道：「隨我我佛出世，也沒法救得他，這是生死大數。」周氏再三哭求，老和尚道：「除非剃度了，才能長壽，還有些根器哩。」周氏那裡捨得，老和尚道：「一子成佛，九祖昇天，人家求都求不到，女菩薩倒還不願麼？」周氏聽他這般說，意思有些活動，只是剃度卻還不肯，便道：「我把兒子寄養寺裡，仗著如來佛保佑他。老師父看顧他，有些用處沒有？」老和尚道：「那要看他造化，總比在家好些。」周氏疑疑惑惑，拿不定主意，當晚就在寺裡宿了一夜。次早趁船回到淮安，看看這兒子的病，一天深似一天，自己又沒一個親人可靠，所存此子，那能不在意？真個想盡千方百計，總不見好，又想起那老和尚的話，除此別無他法，只得咬咬牙齒，把家中田產變賣，帶了兒子徑上杭州，找到了老和尚，合他說明，把兒子寄養在寺。自己就近賃了兩間房子，將就過活。說也奇怪，她兒子在寺中住了月餘，那病倒漸漸的好起來了。不上幾年，周氏一病身亡，阿五隻得回家料理喪事，把他母親靈柩送到淮安埋葬。自己想著一身無靠，錢也用完了，真是山窮水盡，沒法過活，就回到天竺，拜求老師父代他剃度，取名了凡。他卻情願掛了單，到處雲遊，從此逢寺打齋，遇廟住宿，倒也無掛無礙，十分自在，東奔西走。

有日到了雲南，走入緬甸地界，只因言語不通，川資缺少，不能前進。卻見那緬甸國有種石佛，據人說，是西天錫蘭島來的，名為玉佛，只覺玲瓏可愛，了凡想這件物事，倒好帶回去，做個紀念。便請了一尊，帶到四川。為他累墜，寄放在成都府的萬壽宮

裡。後來了凡回到天竺，恰值老和尚圓寂，遺命叫了凡做了寺裡的住持。還有四句偈語贈他。了凡不意做了大寺院的住持，那飲食起居，不用說是舒服的多了。常言道：飽暖思淫欲。這時了凡要找點兒葷腥吃吃，弄個把女人陪陪，那是萬做不到。為什麼呢？靈隱寺戒律最嚴，動一動就被眾和尚看輕，這把交椅，是不好坐的。幸虧三天竺是著名之所，遊人士女，絡繹而來。那村的俏的奶奶小姐，不絕見面。了凡解了眼饞，碰巧還要打起精神，細細膩膩應酬一番。一天晚上，睡到五更頭裡，覺得熱火上升。說不得披衣起來，盡著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尚是禁捺不住。因想道：「我囚在這牢籠裡，永遠也沒得出頭，總要設個法兒，自己創造一座寺院。那時由我開心，誰能管得！只是那裡去找這個大施主，捐助若干資財呢？噢，有了，聽說江蘇撫台的太太，很信佛事。他的奶媽，倒合我很說得來。碰碰機會看，但是要捐他一筆巨款，須得有個名目。」真是福至心靈，忽然想起四川那尊玉佛來，不覺喜開一張彌勒嘴，笑著自言自語道：這般這般，定叫他入我的圈套。正是：

幻出西方佛世界，好迷南國俏佳人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